

活動預告

- 為感念聖嚴師父的教誨，特於師父逝世三週年舉辦『法鼓傳燈半日禪』。歡迎您於1/29上午8:30到道場參與。
- 為慶祝農曆新年，特於1月28日(星期六)10:30AM - 12:30PM "禮八十八佛洪名寶懺" 及 12:30pm-1:30pm 聯誼素食 potluck 午餐。餐後並有春聯書法雅集，及做素餃子活動
- 芝加哥道場將於2/4舉辦初級禪坐班，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報名參加，請與劉椒馨師姐離聯絡(847-219-7508)
- 果谷菩薩預計在5/17-5/28組隊到台灣法鼓山參訪，如您有興趣，請與劉椒馨師姐離聯絡(847-219-7508)

父親母親

王翠嫻

父親母親都去世了，該做的都做了，但總有一件事掛在心上。

我們家因為僑居韓國，親戚很少，除了父親母親，就算阿姨和外婆最親。阿姨、外婆都去世的早，那時還年青，人又遠在國外飄流，越發一種難遣的悵惘，必得將心中的幽思傾吐為快，所以都曾為他們的離去寫成文字，寄到報社才算完成遙祭的儀式。文秀姨比外婆死的早，記得悼文題為《記秀姨》，如今剪報煙散不知去向。《遙祭外婆》一文是登在1982年的《韓中日報》。

可能是人在他們身邊，又較成熟，父親母親去世，沒有那種幽幽的悵惘，也沒有極大的悲慟，也說不上思念。自己有點懷疑自己要不是無情，就是麻木不仁。但偶爾觸動起來，腦海中閃過他們的音容或笑語，心就扎了一下，眼淚還是流的。依佛教說法，父親母親去世了，和他們的緣就散了。因為相信這個道理，就注意不要任自己的情緒，耽溺在過去與他們的緣份上，點滴容易生情，而情沒地方著落就生憂悲，因此還是不要回顧的好，誰叫我們還得繼續活下去呢？我們是一點也奈何不了活著這一件事的。但是心中總認為他們是父親母親，都不寫點什麼，很說不過去。所以現在所寫下的，是有關父親母親與子女的平淡的關係，這是多年與他們同住所悟出的，文章寫好了就完成了。一向用文字奠祭的儀式，可以放心地盡情忘卻這賸下的一點點黏著。

父親母親是平凡的人。少年的時候，書讀得雖然不算太差，但父親母親從來沒表示過對我有什麼遠大的期望。真感謝他們給我的這份自在，記得初中的時候，住在家裡，父親母親從來沒督促我讀書。明天要大考了，天榻下來也要睡我的覺，這個態度持續著，到高中畢業也沒開過夜車，不會就不會，化學有時不及格，有時竟還得了80分。大學志願只填了美術系一項，他們也沒說什麼，連朋友聽說我念美術系，還會驚嘆一句：「你好勇敢！」，大概是預見我那份窮愁潦倒的樣子。而父親母親總是依著我，這表示他們相信我，也因為他們的平凡，所以不會認為學藝術是什麼可怕的選擇。因為他們的榜樣，對自己兒子的選擇，也盡量學習著他們那種平凡的態度，可能我學得不夠像，但盡可能的做好這樣的態度。

父親母親是快樂的人，就在不如意，兩人吵吵鬧鬧的時候，也會找樂子，大笑一下。和他們住在一起的時候，覺得照顧他們是個負擔，但又常覺得和他們在一起很有意思，尤其喜歡他們格格的笑聲，那麼晴朗地萬里無雲，好像再苦的事，笑笑也就沒事了。母親堅剛絕決，到死也不托泥帶水，一會兒還笑談著，三分鐘氣上不來就走了，留下我不能相信的那份驚愕，不知她是不是跟我比較「阿灑灑」。其實母親懷著我的時候就得了肺結核，長年折騰下來，她那身子是紙紮的，動不動就不行了，我看到她愁苦的音容比朗笑的時候多，但現在她留給我的回憶，都是陽光一樣，洒的我滿臉的笑容與清脆的笑聲，她死後我才知道明朗樂觀帶給人多少快樂。父親怕死又怕痛，好在福報不錯，受過一個月的苦就走了。父親是我沒在醫院病床旁守著得那天午夜走的，那一晚他是苦苦求著我留下來的。對這一件事我一直瀟灑不起來，每一想起就覺得自己是一個無情的人。越是想著自己的無情，越不忍心父親那苦苦哀求的樣子。人總是有遺憾的，這件事不知是不是要變成像人所說的「終生遺憾」那樣，但自己的無情實在是無力時時覺查的。

父親母親像兩面鏡子，時時映照著我。

法鼓山中華佛研所創辦人聖嚴法師，於十七、十八日兩晚在臺北市世貿國際會議中心，講「愛、恨」，談「是、非」，層層剖析人心行為的造作，並一一闡明心性法則的真義。

今（一九九二）年的演講會，法師以「愛與恨」、「是與非」一心兩面的問題加以闡述，他以「有愛有恨」、「公是公非」結語，評斷愛恨是非的真諦。

貪愛不足生忿恨——愛與恨往往是「煩惱源」

法師引用晉譯《華嚴經》卷一〇〈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〉的一段話，說明人心是能善、能惡、知善、知惡的本源：「心如工畫師，畫種種五陰，一切世界中，無法而不造。」

心，既是導引肢體語言行為的「善惡」，也就能表現人性本能與心理行為的「愛恨」。因此，聖嚴法師認為，「愛」與「恨」是一體的兩面，人為了能滿足私欲，就有無限的「貪愛」，一旦私欲難滿時，「忿恨」就隨之而起。

因此，從「自我」的觀點來看，「愛與恨」是心理的，也是本能的，而愛與恨往往是人間的苦因，煩惱源頭。

聖嚴法師還說，愛與恨雖然是相對的，但也不盡然是絕對的；也就是說，「愛」未必全然是好的，而「恨」也未必都是不好的，唯有「大愛」和「大恨」，以公益為出發，「愛」與「恨」才有正面與積極的意義和價值。

大愛是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的佛菩薩，是一種無污染、純淨的愛，如人飢己飢、人溺己溺。

大恨是大意志、大威德，是一種瞋恨的昇華；也就是忿怒金剛、威懾邪魔的公義伸張。

聖嚴法師說，「愛」與「恨」有不同的層次與境界，於佛法而言，不落愛恨是超脫的菩薩，有愛無恨的是世間的聖賢，而人世間的凡夫，是「有愛有恨」的。

既然，有愛有恨，「菩薩低眉，金剛怒目」，懷抱「慈悲心」的愛與恨，才是現代人應有的情懷。一切要愛得有意義，也要恨得有道理，內心清明自在的「愛與恨」，才是無罣礙的「愛與恨」。

是非常失衡混淆——過去對的現在未必是對

講完「愛與恨」，聖嚴法師隨之在第二天的演講會中，談論「是與非」。

聖嚴法師說，社會是人的集合，因共同的生活、信仰、利益、安全而集合的群體。但是不同的風俗、思想、生活及文化而造就出不同的社會。不同的社會又常因時空的變遷與數量的多寡，而有不同的價值標準。

個別的社會背景，因此存在著不同的是非觀念。聖嚴法師在最近兩年，兩次前往中國大陸，參訪許多寺院古廟，發現絕大多數的建築、佛像因遭文化大革命破壞而新建新塑。法師問道：「這些建築雕像，是新的還是舊的？」

沒想到回答竟是：「新修如舊」、「新塑如舊」！法師繼續問：「文化大革命，破四舊是對的？還是不對的？」

答案是，過去是對的，現在就不一定是對的。此一時彼一時，不同的時空，就有了不同的論斷。因此，聖嚴法師認為是與非，沒有絕對的永恆，經常是隨著不同的時間、不同的空間而調整價值標準。

而是非價值的判斷，又常因重疊交錯、物換星移，而發生失衡與混淆。究竟該如何去衡量「是與非」呢？

聖嚴法師認為，共通的立場、共通的尺度，公非公是，是「是非」的憑據。

所謂的「公是」、「公非」，還必須以分工合作的社會觀點立足，符合社會群體利益的「是」，即是「公是」，不符合社會群體利益的「非」，就是「公非」。

息事寧人為首要——以情以慈悲心任其自然

法師曾引用《涅槃經》，指出如有人危害社會而使社會受災難時，菩薩會予以制止，阻其作惡，而菩薩已發願承挑制止惡人的一切結果。

是非若因緣生起時，我們應該如何去減諍呢？聖嚴法師認為「息事寧人」是首要。可以釐清是非時，以法、以理，據理力爭。萬一無法釐清是非時，只有以情、以慈悲心，而任其自然了。

聖嚴法師以古來禪師的是非觀，作為結論，他說，禪師們常因觀機逗教，而對是非存有不同見解。例如趙州從諗禪師知道，眾生皆有佛性，連柏樹的樹子都有佛性，但當有人問他：「狗子有佛性嗎？」禪師卻說：「無。」

又如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，係闡述「有無皆非」的觀念。有位僧人因通體是病，求禪師醫，禪師卻回答：「不醫！」而且說：「教汝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！」這個公案，說明的是，以佛教的觀點來說，人本來就無須求生，也無須求死，又何必求生、求死呢？

聖嚴法師說，對於是非觀念，禪師還有一解，那就是「是非自在」——有馬騎馬，無馬步行。

這位現今國際知名的禪師說，是非當前，只有以知識說明問題，以智慧解決問題。而唯有公是公非，才是是非生起時的立足點。

（一九九二年九月六日《時報周刊》七〇四期刊出）